

别样情怀

绿萝殇

■龚艳艳

我一向喜爱花花草草，心血来潮时，也养过几盆算不上名贵的花草养在书房和阳台，以美化房间。可因为工作忙，我总忘记给它们浇水，没多久便叶黄花落。

几年前，爱人从花卉市场为我买回一小盆绿萝，说这花生命力极强，可以十天半月不用浇水，也不用搬出去晒太阳，最适合马大哈型的养花人。我接过绿萝，白了他一眼，让他走着瞧！

这盆绿萝长得非常茂盛，每一片叶子都碧绿如玉，青翠欲滴，叶片向上伸展开来就像一个小小的手掌在挥舞，热热闹闹地挤了满满一盆。从这浓密的叶片中间还伸出了几根像触手一样的长着嫩叶的枝条，使整盆绿萝更显得生机勃勃。我把它摆在电脑桌边，每次抬起头都能看到这一片翠绿，眼前顿时一亮，疲劳也立刻能消减大半。虽然我很喜爱这盆绿萝，但它的待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和改善，和它的“前辈”们一样，我依然总是忘了给它浇

生活余香

晒酱记

■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

三伏天，晒酱豆。天气炎热，蝉儿嘶鸣阵阵，人一动一身汗，谁也不愿多走一步路，多说一句话，妻子却是异常得忙碌，每年三伏天，她要学晒酱。

前几年，妻子有过自己晒酱的经历，不是没有把握好配料比例，就是淋进了水，反正不怎么成功。也不知道她哪根神经搭错了，只要伏天一来，她就嚷着要晒酱了！

晒酱要先捡豆子，把扁的、烂的、坏的豆子一粒粒拣出来，还有小石子、土坷垃、小豆秆之类统统去除。用清水泡豆子，发好之后，豆子个个饱满。之后，煮豆，把干净的黄豆煮熟了，放在干净的竹帘上晾晒，然后放在簸箩里拌面，每颗豆子表面都滚上面醅，底下铺一层香椿叶，把豆子铺好，然后盖上一层纱布，等待发酵。

大约过三五天的样子，豆子上面就有一层绿醅，绒毛

流金岁月

无花果

■韩 冰

很多人好像都体会不到无花果的美味，就如当年的我，总觉得这奇奇怪怪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呢？

后来，走了很多路，认识了很多人之后才明白，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很多时候，只是你没有遇到那个让你眼前一亮的做法或者品种。

就像无花果。去年在小贩那看到时，突然发觉好几年没吃过了，特别想吃，谁知道小时候随便吃的东西，现在都涨到和草莓、樱桃一样奢侈的价格了。狠狠心买了一小兜，却发现真没小时候好吃。

小时候是怎么吃的无花果呢？

那时候小罗还在前面那排房子住，一栋栋的二层小楼紧密相连。她家房子挨着外面厨房有个小梯子，以我们当年的身高，爬到梯子上最上头，离阳台还有一段距离。需要左脚蹬着侧面那堵墙，两手扒拉着阳台的水泥边，再一使劲，刚好勉强爬到阳台上。那个阳台从最东面一直能通到最西边那一户。各家各户在阳台上堆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还用砖头或者棍子微微拦了一下作为边界。

夏天的中午，大人们呼呼入睡，我们就转着圈子满家属院找乐子。小朋友们都特别擅长给自己制造难度，再享受克服困难的快感，我们也不例外。于是乎，大家翻越一个又一个阳台去找寻游戏场地，简直就是一场历险记。

种无花果的那户人家，离小罗家差不多四五户远。等

岁月凝香

梦里木槿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夏日清晨，广玉兰的杯子盛不下阳光了，紫木槿轻舞清丽裙快来了。花开清丽，它该是从一阙宋词里婉约而来的，来浅吟低唱我未完的心结，紫色的梦。

最早识得木槿，是在菁菁校园。木槿花，朝开暮落的花，又名无极花、无穷花，被称为“沙漠玫瑰”，被韩国、马来西亚定为国花。

那年六月毕业季，仿佛就在昨天，我走在市实验高中的香径上，一路上紫木槿殷勤探看，芬芳着明媚的忧伤。这些花儿单生枝头叶腋间，色有淡粉、淡紫、紫红、纯白等，萼如钟。我多想让时光停下来，让木槿花永不败啊。

工作以后，我单位花匠、老党员陈明喜，退休不褪色，义务为乡里植树、育花，单位门口甬路两旁绿枝摇曳。时年七十多岁的陈明喜，宛如一本活花谱，引我走进现实版的植物王国，使我知道门口种植的就是紫木槿。

夜读苏璞《好一朵木槿花》时，“木槿花的三种颜色，以紫色最好”一句赫然在目。那一瞬，我深深爱上了紫木槿。

绿野印仙踪。木槿的紫花和花苞众多，如紫色群星缀满绿波。雍容里浸透朴实，明媚却又内敛。一朵开后，其他花苞前赴后继地开，推陈出新，活力蓬勃。枝头举着一朵朵紫紫，深深浅浅的紫跳跃着，泛起涟漪。花瓣紫色上浅

水，搬出去晒太阳。而它，也真的像爱人所说的那样，生命力极强，新的枝叶越来越多，叶片也显得更加肥厚宽大，炫耀着它生机盎然的绿色。

进入冬月，天越来越冷了，家里养的一叶兰和对红相继死去，我对绿萝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它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吗？我这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它看上去十分脆弱的枝条，依然倔强地向上伸展着，居然还有新的芽苞探出头来，叶片油光闪亮，仿佛掐一下就能滴下水来。爱养花却没有任何养花经验的我，除了担心外，再想不出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到了年底工作特别忙，我也就无暇再去管绿萝的事儿了。

放假假了，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照看绿萝了。一天晚上，我坐在写字台前写读书笔记，女儿在电脑上看动画片，身边的“小太阳”电暖器发出明亮的桔黄的光，散发出的热能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就像沐浴在明媚和煦的春光里。我扭过头和爱人说说话时眼光扫到了绿萝，它静静地伫立在电脑旁。我突发奇想：这久违了的明亮温暖的光和热一定也是绿萝期待已久的。于是我便把它搬到了书桌上，放在“小太阳”也能照到它的地方，让它也享受一下！可是第二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绿萝的叶子几乎全耷拉在盆边上，往日的翠绿色一扫而光，茎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紫褐色，整株绿萝显现出植物遭霜冻后的腐烂状。我慌了，连忙把它搬到阳台上，放在阳光下，祈祷它能转危为安，然而两天后，最后一片叶子的萎蔫宣告了绿萝的彻底死亡，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心与沮丧。爱人沉思了一会对我说：“经过了大半个冬天，绿萝已经适应了室内

长长的菌丝，像是在豆子上盖了一层蚕丝被。她拿不准是否可以了，就打开微信拍了视频，发给乡下的姑姑和妈妈，她们每年都晒酱，每年都会给我们留一瓶。姑姑说，中了。妈妈也说中了。接着她就是去醃，晒干豆子了。

晒酱的卤水是要专门制作的。用花椒、八角之类佐料，加较多食盐煮水，放凉后，滤去渣子，把干霉豆放在盆子里，水要多些，因为晒豆时候，蒸发厉害。一双专用的筷子放在盆子里，上面覆盖一张细纱布，用带子捆扎在盆子周围。主要是为了防止苍蝇叮咬。晒了一段时间后，颜色变深了，经过不断地搅拌，豆子成糊状了，水分也少了很多，这时候就可以加西瓜瓤了。恰好亲戚在老家拉了一袋子西瓜，她就挑了一个最大的，用干净勺子把西瓜瓤挖到酱豆盆子里，既增加了水分，又增加西瓜风味。

晒酱最怕下雨。那天下午，我在家看电视，突然天色昏暗，黑云压顶。要下雨了，我想起她晒的酱豆，在屋里四下找不到，我想，坏了，一定是在外边。我慌忙之中伞都没有拿，在楼前屋后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雨哗啦啦下了起来，楼上女子也是匆忙跑出来，我问，慌什么？对曰，收被子。问，你干什么呢？我说，收酱豆。其实，我手里啥也没有，心里不住地想，酱豆盆到底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无处可寻，道是想出来一首《雷阵雨·晒酱》：

夏日炎炎，天色昏暗。急急出门，不戴衣冠。

邻人女子，形色荒诞。伊为被子，豆大雨点。

我们翻过去时，好家伙，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满树红里透紫的无花果散发出甜甜的香气。我悄悄地摘一个，轻轻揭掉皮——熟透了的无花果皮实在是太薄了，一揭就烂了，放进嘴里，香、甜，还有无数颗籽像小芝麻一样在唇齿间爆掉。哇，真好吃！那个午后，我们偷偷地站在别人家阳台上，摘了一个又一个，然后心满意足地悄悄跑掉。

“你说，会不会被他家大人发现啊？会不会告我们的状？”小罗的问题让我们胆战心惊。过了几天，好像没啥动静。回味着那仿佛萦绕在嘴边的美好，我们在一个午后历尽千辛万险，再次来“欣赏”这棵无花果树。

这次胆子大了，我们伸手去摘更高更大的无花果。无花果叶梗的汁液是白色的，傻乎乎的我们听说白色的植物汁液往往有毒，但美味当前实在难以抵挡，于是又贪心又小心翼翼地去摘了又摘，还你拉我手，我拉你手，做猴子捞月的姿势去摘不容易够到的果子。

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发现，这棵树长势实在太好了。好多我们来不及吃的，长在相反方向的、硕大的、紫里透黑的、甜得尾部流汁水的无花果，一个又一个地落在地上，摔得稀巴烂，怎一个可惜了得。再后来，才听家人说，这户人家早搬走了，几乎都不在这儿住。

难怪，要不然，这一树芬芳馥郁的无花果，我要是它的主人，早就把最大最熟的摘跑啦！

于是，这棵树，陪着这群小吃货，过了一个又一个甜蜜夏天。那枝头上现摘的，又红又紫的，甜得口齿生香的，岂是街头小贩筐里绿得只能看见几缕红丝的小不能比的呢？

不过，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再没有爬过去看那棵无花果树了，那排房子也早已推平变成了商品房。甚至一群四五个小伙伴，我也只能记得小罗同学，其他人，都和这个昏昏欲睡的午后一样说不清楚，记不明白了。

下深，深紫的舱底装着金黄华美的香蕊。

风，拂过明艳的紫花墙，掠过缕缕紫色闪电。一朵，又一朵，一簇，又一簇。每一朵都在笑，每张脸都醉人，看时间和人潮过往。

从学生时代到刚上班那段时间，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常展诗书，常筑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梦，紫衣女孩的梦，缪斯女神的梦……

《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华”“舜英”就是木槿花。遐想吧——夏荫浓长，流金时光，翩翩少年郎偕同红颜，共驱一车，飞驰乡道；男子看身边似妹，像木槿花盛放美好。花儿静静绽放，业余时间，我把那青春心事，轻狂诗句，安顿在无痕的雪线上，细语传香。可惜几经搬家，我当年那些青涩文字，已抖落入尘埃，难觅只言片语。

后来，我新婚，住进爱人工作单位家属院。那里，玉兰樱花如云，柳色桐叶簇新，梅影荷香氤氲。风，来疗伤；水，来洗目。园子东南隅，几株木槿泊着一段往日。

岁月静好，日升月落。和家人徘徊其间，曾谈论诗词社稷，又于浮生四时捉昆虫、摸蝉、斗蟋蟀，更多时间是交流中小学生的教育教学心得。

语言罢天神。每每走过木槿花下，仰望它温柔的坚持，顿觉枝头只只紫蝶欲飞。

花开瞬间，转身就是永恒。为此，我久久挂怀。凉风花开瞬间，转身就是永恒。为此，我久久挂怀。凉风木槿篱，紫光澄澈，花期长，可单独的一朵花朝开暮落，不免让人浩叹时光飞逝。李商隐《槿花》借木槿花朝荣落，喻指红颜易衰。

这童话中的紫花，开了又谢，多像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多像在致意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于是，我自我安慰：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不是吗？木槿花绚烂，纯粹，不做作，虽昙花一现，却厚积薄发，谢幕也只为下次绚烂。

梦里木槿知多少。工作二十余年，我教过九个年级，

的低温环境，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抵抗力。你突如其来的干预使它无法迅速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导致了它最终的死亡！”爱人的话让我猛然醒悟了，我想到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绿萝适用，对人又何尝不是呢？艰难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人的性情，铸造人坚强的意志，培养人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昂扬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安逸享乐的生活则会让人意志消沉，慵懒散漫，胸无大志，无所事事，最终有可能会被生活抛弃，被时代淘汰。

出于当教师的职业习惯，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了对孩子和学生的教育上。现在的家庭大多都只有一个孩子，几乎个个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几代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她）转，真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输在家长们心中那条虚拟的“起跑线”上，许多家长不管孩子们是不是爱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分，省吃俭用也要给孩子们报舞蹈班、外语班、钢琴班等名目繁多的课外辅导班。但“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做法和现象，从未从学校和教师身上消失过，这种违背教育规律、漠视学生差异性的教学，除了导致学生厌学、逃学外，也给身为教师的我们带来了“付出越多失望越大”的无奈叹息和深深的挫败感。我从不怀疑“有爱才有教育”这条真理，但我想只有理性的爱、正确的爱、适度的爱才能让爱发挥最大的威力，产生最好的作用，才能让我们及我们所爱的人在爱的空气自由呼吸，健康成长。古训说得好：“过犹不及。”但愿我们能正确把握爱的方向和深度，让爱陪我们一路走好！

笑我匆忙，两手单单？非为晒酱，我为何难？

真是可笑，酱豆没有晒好，道是悟出了点《诗经》体的味道。

到了傍晚，雨停了。她端着酱豆盆子悠悠然回来了，我的眼睛瞪了很久。原来她在下楼之前收到东邻居家了，一场虚惊。

酱豆晒好之后，放在广口瓶子里。吃的时候，弄出来一些，放在炒锅里熟一下，先放点油，然后可以加些肉末、青椒之类的，放在小碗里淋上麻油，作为小咸菜吃。也可以炒菜时候作为佐料使用，味道蛮不错的。

我吃过兰考县的豫东味道酱豆，太酸了；也吃过辽宁凌源的东北大酱，当然还有山东大酱，太咸了。只有我们家自己晒的，恬淡适口，酸得可人。

记得小时候，放学之后，提了篮子，拿个窝窝头，里边放上酱豆，边走边吃，一路小跑欢快地地下地割草去了，那情景是何等的惬意啊！

那些过去的年月，缺少少穿的，难得有菜，家家户户只有做成菜度日了。晒酱豆和腌蒜瓣是常年都吃的，此外，春季是腌腌菜，冬季是腌萝卜丝、芥疙瘩丝。不知道怎么的，现在衣食无忧了，还是喜欢自己做些咸菜之类的，调剂自己的生活。我想，其实她们晒的，不是酱豆，而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晒酱中所分享的，是一段与亲人相聚的简简单单的日子。



国画

蒋春婷作

送莘莘学子走了一批又一批。睹花思己，不觉泪涌。

爱愈深，就越想看清木槿花的前世今生。

民间有传说，隋炀帝欲到洛阳看花，玉帝令百花仙子捧场。隋炀帝赏花当天，99名花仙子悉数到场，唯一的木槿花仙子睡过了头，姗姗来迟。玉帝大怒，罚她站一旁。一站多年，于是现在农村里，都把木槿花，这紫色的幻想，当“拷问”了。现在，在临颍一些新筑的乡村水泥道旁，木槿花素颜犹未改，清爽悦目，星光也想窥探它。

另传，上古“历山”脚下长着三墩木槿，树高两丈，树冠盈亩，花开如锦。某年孟秋，“四凶”即“混沌”“穷奇”“檮杌”“饕餮”观光历山，见木槿生歹意，为霸作已有，悍然打响木槿争夺战。木槿被创倒，香殒叶凋。

耕作历山的虞舜赶来，率人扶植，浇灌，三墩木槿方枝叶鲜活，花开如初。为报活命深恩，木槿仙子取虞舜为姓，命名曰“舜华”“舜英”“舜姬”。“颜如舜华”和诗经中的有关句子，都用来形容女子面容妍丽如木槿。

传说曼妙神秘，现实更惹人感慨。

木槿花层叠繁复，具有馥郁花香和木本涩味，蕴含果味，清新如鲜切薄荷叶。木槿花的花可食，花、果、根、叶、皮可入药、入茶。一些研究表明，木槿花中的提取物查降血压、降低胆固醇。江西人用木槿花炒鸡蛋。墨西哥人拿木槿花调菜。木槿花做的酸奶、啤酒、茶和巧克力等，已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我心仪已久的木槿花，竟是如此亲民。那一层层叠加的诗意，愈来愈清香袅袅的画风，让人心醉。

放月中旬的一天，我回到生活和工作近二十年的学校，去觅心上的紫木槿。陌上少年人如玉，足风流，可我再找不到当初那片紫木槿了。

抱憾。怅归。掉进往事的漩涡，和衣眠，我静陷在隔世经年的梦里。

如今的我，少了潇洒，守着优雅，心在原来的地方，把木槿花来过的芬芳暗暗记着，念着。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公益讲座预告

公元817年秋天，唐朝宰相裴度来到漯河郾城一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裴度面临着重重阻力，来之前差点被叛军刺死。他无所畏惧，主动请战，敢于担当；他知人善任，身先士卒，大胆革新，指挥了“李愬雪夜入蔡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知名战役，终于平定淮西叛乱，进而又平定其他地方叛乱，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郾城也与唐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想了解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吗？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吧！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2019年6月29日（周六）上午九点，市委办公室张翠华女士将以《从裴度平定淮西叛乱谈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为题，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为你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张翠华认为，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性，更加体会到“天下事莫不成于才”，面对“干事创业敢担当”这项具体的目标，我们更应该从裴度身上学到那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

全公益，全免费。前50名到场人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送（以签到顺序），活动结束后有抽奖。敬请期待！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上面为群二维码

参加人员可以扫码入群报名



读书笔记

说话这个事儿

——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用两天时间，读完了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著作文字简练干净，延续着刘氏的现实魔幻主义，从第一页就开始吸引着下一页一页看下去。

家在豫中的临颍，距刘震云先生的豫北延津，不过200公里左右的距离。书中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卖驴肉火烧的，戾戾的、染布的、开拖拉机的、卖老鼠药的、弹棉花的……熟悉的像是我们村子里的那些人。

村庄和田野，从来装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因为一句话，杨百顺把剃头的老裴视作最好的朋友；因为传来传去的一句话，杨百顺和杀猪师傅老曾决裂；因为传教士老詹的一句话，杨百顺改名成了“杨摩西”；因为县长老史的一句话，杨摩西从大街挑水工成了县政府里种菜的人员；因为卖馒头吴香香的一句话，杨摩西入赘吴家，改姓成了“吴摩西”；也是因为众人的一句话，吴摩西在假找吴香香的途中把养女巧玲弄丢了……从而出走延津。

这世界有边儿有沿儿，可一个人的内心，漫无边际。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介质，寻找和孤单便伴随一生。

吴摩西（杨百顺）的出延津，有爱国的回延津，吴香香和银匠老高的私奔、庞丽娜和姐夫老尚的私奔……为的都是找一个可以“说得着”的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说得着”是很玄妙的事情，与血缘无关，与爱情无关，与道德无关，与等级无关，甚至与机缘也无关。知音难觅，知己难寻，所以人间多的是两处相思，两不相知，多的是怀才不遇，时运不济。

世上的事情，件件都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赶大车的老马跟卖豆腐的老杨拿主意，是老马打心底看不起老杨，设套让老杨钻，想看老杨碰壁，撞个头破血流。皮匠老吕把老杨和老马议上新学抓阄的内幕告诉杨百顺，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而是与赶大车的老马过不去。贺家庄的老贺将杨百顺说师娘不是的话儿添油回醋学给了卖驴肉火烧的老孔，不是难为杨百顺，而是和杨百顺的父亲老杨因为买豆腐时秤头的高低，吵过一架，结过怨。

鸡零狗碎的生活里，谁不是既喧哗又沉默，各自隐晦各自皎洁。

教私塾的老汪喜欢散步，酿醋的罗长礼喜欢“喊丧”，染坊的老蒋喜欢养猴，破竹子的老鲁喜欢“走戏”，算命的瞎老贾喜欢弹三弦，卖熏兔的老冯喜欢舞社火……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想尽办法摆脱或超越“眼前的生活”。

有人说这本书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但孤独的前世今生，不是用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因为孤独是我们与生俱来一定会有的情感体验。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我们仍然会感内心孤独。通讯录里成百上千的人，其实没有几个能真正说上话的；朝夕相处的人，常常隔着手机屏幕与你对话；同一桌吃饭的，却互不懂爱与愁。

如何安放心事，如何找寻抵达自我，终究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的。

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不爱讲话不是因为孤僻，也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因为父亲爱说话。他嘴跟刮风似的，街上遇个人，就唠起来没完没了。不分场合，不看时间，从前三十年的针头线脑讲到后三十年的鸡毛蒜皮，常常因为嘴笨，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得罪了不少街坊邻居。

有时候多言不如守静，追求艺术和信仰也是另外一种说话的方法，可以将遇到的难事儿剔骨剥肉，一码一码，码放得整整齐齐。

